

## 第一章 臉長得帥做啥都吃香

月圓之夜，有個人影佇立在城樓之上，白衣隨風飄揚，那個人好像在看他，又好像在對誰說話，但他什麼也聽不清楚，只看到那個人微揚的嘴角，而且風明明很大，四周卻靜得嚇人。

他想問那個人是誰，拚了命的開口想喊，卻都只能發出一點點聲音，轉瞬間就被風吹散了。

那人似乎察覺到他的注視，輕笑了一聲，異常清晰的話語隨之傳來，「你醒了……」沈晴弘猛地睜開眼，胸口陣陣抽痛，半晌之後才緩和過來，他緩緩從床上坐起身，抬頭看了一眼窗門，窗外夜色正濃，萬籟俱寂。

坐落於山中的鳳凰學園，晚上一如既往的寧靜。

他已經不記得這是第幾個從夢中驚醒的夜晚了，而那個夢……算不上是惡夢，因為夢裡什麼事都沒有，唯一有印象的便是巨大的月亮，還有城樓上的白色人影，一直在他腦海中徘徊不去。

雖然最近一段時間一直作著同樣的夢，但沈晴弘並沒有放在心上，因為還有另一件更奇怪的事。

他下了床走到落地窗邊，看著窗外一棵高大的、據說有百年歷史的銀杏樹，如同前幾個晚上一樣，此時上面正蹲著一個人……

一個月之前，沈晴弘他們換了宿舍，也不知道商節風那個校長發什麼瘋，說他們那棟宿舍大樓的風水不好，需要改建，於是整樓的學生都搬了出來，好在鳳凰學園財大氣粗，地方寬敞大樓也多，換宿舍只是小事一樁。

其實沈晴弘倒是挺贊成換宿舍的，因為對他來說，那棟大樓實在有著不怎麼美好的回憶。

新宿舍在三樓，也有陽台，不遠處就是群山綿延，旁邊還有一棵高大的銀杏樹，枝繁葉茂，有幾根樹枝幾乎要碰到窗戶，一眼望出去風景很好。

最開始幾天住得很不錯，沈晴弘對新宿舍很滿意，房間舒服又清靜，室友也還是祁紹，只不過後者依舊很少回來，他一個人在寢室裡倒也自由自在。

偏偏從上星期開始，夜裡都會有個人蹲在那棵銀杏樹上睡覺。

沒錯，一個人蹲在樹上睡覺。

而且對方的姿勢滿獵奇的，有時候是蹲著，有時候是一條手臂掛著，有時候甚至是倒掛！

第一次看到這畫面時，沈晴弘嚇得差點兒一頭從三樓栽下去，以為是有人上吊自殺，一邊喊救命一邊跌跌撞撞地衝出門叫人，是被正好回來的祁紹給攔下來，勒住他的脖子假裝是兩個人鬧著玩，才把被驚醒出來查看情況的其他人打發回去。後來祁紹告訴他，那是鶴族的人。

鶴，古代神鳥，夜行一族，和背後長著翅膀的杜遜不同，他們的雙臂就是翅膀。

沈晴弘沒見過鶴族，也沒見過他們拿手臂當翅膀飛的樣子，不過據祁紹回憶說那很是壯觀，飛的時候手臂上會瞬間長出羽毛，降落之後幾秒鐘就消失，很有意思。

「本校只有六名鶴族的學生，學校這麼大、樹這麼多，他偏偏看中我們窗前的這

棵，運氣真好。」祁紹坐在椅子上，一雙長腿交疊在一起微微搖晃著，十分愜意又有點兒幸災樂禍的味道。

「好個屁啊！」沈晴弘氣到不行，「大半夜的一個人掛在樹上要嚇死誰啊？他就不怕被別人看見？」

雖然知道這所學園裡有各式各樣的學生，甚至大部分都不是人類，但他還是沒辦法這麼快就完全接受這項事實。

「這個嘛……他們也不是每天都在樹上睡的，平時也和普通人一樣，每個月就那麼幾天，據說是釋放野性。」祁紹解釋，「你忍一忍就是了。」

沈晴弘覺得這不是忍不忍的問題，你說，大半夜的一個大活人蹲在樹上，還正對著你的寢室，誰能當成沒事？還每個月就那麼幾天咧，生理期啊？

「他就不能換個別的地方睡嗎？」

「鶴族只要在一個地方找到中意的樹，基本上就不會再換了，除非徹底搬走，所以……」

「所以？」

祁紹笑了笑，「在他畢業之前你只能忍耐了。」

沈晴弘簡直要絕望了，但又不想死心，「真的沒辦法了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」祁紹皺著眉想了想，揚起嘴角說：「也不是沒有。」

「什麼？」沈晴弘突然又看到希望之火。

「去找校長，讓他出面跟鶴族的人商量，他是校長，整個學校的人都得聽他的，要讓鶴族換個地方是小事一椿。」

沈晴弘一聽頓時徹底絕望了。讓他去求商節風還不如天天晚上看人上吊呢！而且轉念一想，反正對方只是待在那棵樹上，又不會飛上來，就當是隻貓頭鷹不去理會好了，實在不行改天再裝個窗簾。

「還有啊，」祁紹又提醒他，「雖然鶴族的人很和氣平時也很低調，但是在他們休息的時候還是不要去打攬他們，不然……」他頓了一下，「算了，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。」

沈晴弘最恨這種話只說一半的，越是這樣越是讓人忍不住胡思亂想。「你只要告訴我，他們不會突然飛到房間裡把我吃了就行！」

「當然不會。」祁紹笑著說，「你放心，鶴族是吃素的，只除了個別案例，但就算要吃也不會吃人肉。」他朝沈晴弘眨了一下眼，「況且還有我保護你啊。」

「那還真是謝謝你喔。」他沒好氣的說。

有了祁紹的保證，沈晴弘確實放心了一些，只不過所謂的「保護」，基本上就是隨口說說的，祁紹依舊每天神龍見首不見尾，雖然他學生會、游泳社兩邊跑很是忙碌，但沈晴弘總覺得這些都不是祁紹消失的主要原因，因為他每天放學在學生會打雜時也沒見到過祁紹幾回。

而且最值得玩味的是，祁紹在的時候杜遙必定也在，杜遙若不在，祁紹基本也不會有出現的可能。

雖然知道了宿舍外樹上那位的來歷，但是沈晴弘還是無法習以為常，尤其是當他

作夢醒了之後想到阳台透透氣，卻看到那宛如自殺現場的畫面，他真覺得自己快要神經衰弱了，重點這還只是剛開始，等他畢業還要三年……

那當下他就會想，也許真的應該硬著頭皮去跟商節風商量一下，讓樹上那位仁兄換棵樹，不過也僅止於想想，要他跟那傢伙求助，沒門！

總的來說，沈晴弘還是習慣了在鳳凰學園的生活，教室、學生會、宿舍，三點一線的生活很簡單，也夠平靜，這樣才是真正的校園生活。

第二天一早來到教室，沈晴弘就呈現死人樣趴在桌上動都不動，一點精神也沒有。

「你最近怎麼了？」原欣美站在旁邊，盯著他問，「一臉腎虧樣，像被吸乾了精氣似的。」

「胡說！」沈晴弘猛一抬頭，他現在最聽不得吸精氣之類的話了。

「那你说說，你昨天晚上幹什麼去了？」

「睡不著站在窗口看風景。」這的確是實話。

原欣美一臉嫌棄地看著他，「真的假的，有什麼事可別瞞著我啊，這麼多年的朋友了，你有話不能對別人說還不能對我說嗎？」

沈晴弘笑了笑，伸手摸了摸她的腦袋，「知道了小姐，如果有什麼事，不管大小一定告訴妳。」

說是這麼說，但他覺得還是不要告訴她鳳凰學園的真面目比較好，一來學生會長周利信很溫柔地警告過他，鳳凰學園的真實情況只有學生會和校長需要知道，二來就是那個陰陽怪氣的校長兼保健室醫生商節風太可怕了。

為了原欣美的安全考慮，他還是決定將善意的謊言繼續下去。

「欸。」原欣美拿手指戳了戳他，「聽說今天有新老師要來。」

「新老師？」沈晴弘還真沒聽說，誰叫他每天一放學就得去學生會報到，根本沒機會得到消息。

李源不在了，自然要有新的老師來代替他，上個月學校先給他們班派了一位代理導師，是位很有資歷的老師，學問很好也極其嚴厲，每次上課沈晴弘都有種在上軍訓課的感覺，腰板挺直、眼睛盯著黑板眨都不敢眨一下，一個月下來整個班級的人苦不堪言。

今天終於要有新老師了，他左右望了望，看得出來全班同學很是激動。

不過沈晴弘倒是有點擔心再來一個會變身的，雖然他現在的承受能力已經比開學那時好多了，而這些都是在學生會鍛鍊出來的。

早自習之後馬上就要開始第一節課，沈晴弘坐在位子上百無聊賴地看著窗外，現在坐在他前面的是個戴著厚厚眼鏡的男生，每次回頭跟他說話，他都會先被鏡片的反光嚇一跳。

隨著上課鈴響起，教室裡非但沒有安靜下來，反而更興奮了，很快教室的門打開，走進來一個男人，三十歲左右，身材高挑，穿著深色的休閒西裝，手裡拿著課本和點名冊，整個人書卷氣十足。

班上頓時起了一陣小騷動。

男人笑了笑，走到講台前放下手裡的東西，然後抬手示意大家安靜。

「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是你們的新導師。」說著他拿起粉筆，轉過身在黑板上不急不慢地寫了三個字。

講台底下發出陣陣議論聲，男人放下粉筆轉過身，微笑著繼續自我介紹，「我叫游清葉，今後請大家多多指教了。」

他的板書非常漂亮，與他清雅的名字相得益彰。

所有人都很興奮，尤其是女生不停交頭接耳，低聲說著「好帥」之類的話。

沈晴弘倒是沒什麼感覺，畢竟在學生會這麼長時間裡，光杜遜一個人就夠驚艷四座的了，但他也承認這個新導師的確長得很不錯，而且不光是長相，氣質也好，兩樣都齊了才是難得。

此時坐在前面的原欣美突然回過頭朝他直眨眼，沈晴弘知道那是什麼意思，這跟她第一次看到商節風的表情一模一樣。

花癡。沈晴弘用嘴型對她說。

原欣美鼓起腮幫子瞪他一眼，回過頭繼續看台上的游清葉。

沈晴弘翻了個白眼，視線也移回這位新來的老師身上，一手支著下巴看著游清葉打開點名冊。

「今天第一天跟大家見面，課程就暫時放緩一點，我先點名，和大家認識一下，然後我們來聊一聊。」

「好！」教室裡響起女生興奮的聲音，還夾雜著幾下掌聲。

游清葉笑了笑，低下頭看著點名冊，叫了第一位的名字……

還沒點到沈晴弘，他趁著空檔稍微打量了下，覺得這個新老師有點商節風的味道，但是感覺又不一樣，商節風是帥得邪氣的那種，一勾嘴角、一個挑眉都像是在勾引人，當然，很多女生都喜歡這個調調。

而這位新來的老師是完全不同的類型，感覺更像個彬彬有禮的紳士，舉手投足間都透著一股書卷氣。

沈晴弘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把這兩人比較起來了，正想著，突然耳邊響起一個聲音——

「沈晴弘？」

他下意識站起來，「有。」

講台上，游清葉臉上帶著一絲笑意地看著他，「我叫了你三次你才回應我，在想什麼？」

「呃……想今天中午吃什麼。」沈晴弘撓了撓頭。總不能老實說他是在進行校園帥哥大PK吧？

話音一落，同學們瞬間哄堂大笑，原欣美甚至轉過頭對他做了個鬼臉，笑得前俯後仰。

游清葉也笑了，倒是沒有生氣的樣子，「這的確是個不容易的問題，不過現在才第一節課，離午休還有一段時間，幾堂下課應該足夠你想清楚了。」

沈晴弘不好意思地笑笑。「是。」

游清葉看了他一眼，說了句「坐下吧」便繼續點名。

坐回位子上，沈晴弘心想這是個好說話的老師，給人的感覺也不錯，比保健室的那位好、多、了。

游清葉脾氣好，課講得也不錯，他教的是國文，看他一手拿著書另一手背在身後的樣子簡直是風度翩翩，加上聲音清亮，讀起詩文來別有一番韻味。

待下課鐘聲響起，全班同學難得的都有點意猶未盡。

「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，」闔上課本，游清葉笑著說：「希望大家回去將課文熟讀，將整篇文章的意思弄懂，下堂課我可能會隨機抽問，好，下課。」

「怎麼樣怎麼樣？」游清葉一離開教室，原欣美急忙衝到沈晴弘這裡，「很帥吧？」

「什麼啊？」他故意裝傻。

「廢話！游老師啊！」原欣美瞪了他一眼，又一臉嚮往地說：「我沒想到新老師會這麼帥，又年輕又溫柔，你覺得呢？」

「嗯……還不錯吧。」沈晴弘點點頭，「至少比那禿頭老師要好。」

「何止是好，簡直是一個天使一個惡鬼好嗎！」

沈晴弘好笑地問：「我說妳這麼興奮幹什麼？」

「要你管！」原欣美哼了一聲，「對了，今天中午你自己吃飯吧，我和小蘭她們要去西校區的食堂吃，聽說今天有限量的甜點。」

沈晴弘撇嘴，「還吃？瞧妳那身材，再吃下去小心會橫向發展，還是跟我一起去吃碗麵就好。」

「去你的！」原欣美作勢在他肩膀上敲了一下，「最近都不跟你吃了，你知不知道小蘭她們都以為我跟你有什麼，我超冤枉啊！」

「別，我才覺得冤呢。」沈晴弘一臉不爽地說，「我說怎麼沒女生跟我表白，原來罪魁禍首是妳啊。」

「少來了，哪個女生會看上你……」

兩人一直鬥嘴到上課鈴響，原欣美暫勝一局，心滿意足地回了座位，留下沈晴弘一個人在座位上鬱悶。

其實沈晴弘也不是不受女生歡迎，他無論是身高還是相貌都不算差，隨便問一個認識他的女生，對方都會說他很好啊，長得很好看，尤其是眼角的那顆淚痣，沒人不誇的。

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，女生雖然覺得好看，但這樣一顆淚痣長在男生身上實在太引人注目了，不少不希望太高調的女生就此打了退堂鼓，加上沈晴弘現在每天一放學就跑學生會，就算有女生要告白也找不到人，他連跟自己班上女生說話的時候都不多，除了原欣美之外。

進教室的是另一位老師，游清葉的課今天就只有一節，上午便沒有再出現。

午休的時候，沈晴弘一個人去了學校餐廳，買了一碗挺大碗的湯麵，上面蓋著厚厚一層肉絲，價格很便宜，是鳳凰學園給學生的福利之一。

鳳凰學園學生很多，餐廳也有好幾個，每天的菜單各不相同，學生可以自由選擇

去哪間餐廳用餐。

端著熱氣騰騰的麵，沈晴弘找了個安靜的位子坐下，心滿意足地吃了起來，剛吃沒幾口，突然有人站在他對面，嘴邊還掛著麵條的他抬頭一看，竟然是游清葉。游清葉端著一份和他一樣的湯麵，微笑著問：「我可以坐這裡嗎？」

沈晴弘趕緊把麵吸進嘴裡，「當然，老師請坐。」

游清葉輕笑一聲，放下麵坐到沈晴弘對面，他長得很高，就算坐著依然讓沈晴弘感到些許壓迫感。

不過最讓他意外的是明明老師有專用的餐廳，為什麼他要來這裡吃飯？而且還和他坐一起……哼哼，原欣美這下糗了吧，為了美食拋棄朋友就會是這種下場，等等回去他一定要大肆炫耀一番，讓她扼腕。

「你是沈晴弘吧？」游清葉問。

「是。」沈晴弘心想，難道他是想趁著休息時間來跟學生拉近關係？

「今天點名的時候你給我的印象最深了，我第一次看到有男孩子長這麼好看的淚痣。」

如果游清葉不是老師，或者他說話的時候多一點猥瑣的感覺，沈晴弘都要覺得這是搭訕了。

這不是第一次有人誇獎他的淚痣，尤其商節風幾乎每次見面都要調侃他一下，不過面對游清葉這麼直接的誇讚，沈晴弘還真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才好，不是他草木皆兵想太多，而是之前李源的教訓太過慘烈。

「哈哈，是嗎？」他只好拿出看家本領，朝對面的人笑了笑，想裝傻帶過。

游清葉看著他，突然對他眨了一下眼，自嘲地說：「你別看我這樣子，其實記性差得很，剛開始當老師的時候，都快一個月，班上同學的名字還跟人對不上，差點被教務主任叫去罵。」

「真的？」沈晴弘張大眼。

游清葉點頭，「所以有一陣子我上課抽人回答問題的時候都不叫名字，只叫學號。」沈晴弘笑了起來，覺得這老師挺有意思的。

兩人一邊吃一邊聊著日常瑣事，游清葉問了一些他學校和班上的事，沈晴弘知道的都一一作答，師生間氣氛倒也算融洽。

這時他注意到游清葉的麵幾乎一口都沒動，只是拿著筷子在裡面攪啊攪的。「老師，你沒胃口啊？」

游清葉輕笑了一聲，索性連筷子也放下了，「是，最近沒什麼胃口。」

沈晴弘點點頭，「那要不要買杯檸檬茶來喝，那是餐廳自己做的，味道不錯，也挺開胃的。」

「也好。」游清葉點點頭，端著麵站起身，「你慢慢吃吧，我先走了。」

「好。」看著他轉身離開，沈晴弘對著他的背影喊，「老師你一定要吃飯啊。」

游清葉沒回頭，只是一邊走一邊抬手示意了一下。

等走出餐廳後，他突然停下腳步，回頭看了一眼餐廳的入口，一點一點揚起嘴角地笑了，眼神流露出難抑的狂喜。

終於找到你了，分別的時間太漫長，已經久到他幾乎要麻木，卻從未有想過要放棄。

壓制著內心的狂喜，游清葉回過頭要往前繼續走，沒想到卻跟對向走來的人撞個正著。

男生手裡抱著籃球，一身運動服，袖子高高捲起，一看就是剛打完球。

「抱歉。」游清葉先開口。

「不，是我沒看清楚，老師對不起啊。」張道陵滿臉歉意地說。

游清葉微微一笑，沒再說什麼，朝教學大樓的方向走了，兩人擦身而過，張道陵回頭看了一眼他漸遠的背影，若有所思地皺了皺眉。

放學之後，沈晴弘沒有直接去學生會，而是去了以前從來沒有去過的特殊游泳池，之所以說「特殊」，是因為這裡是鳳凰學園裡幾個非特殊學生不得入內的地方之一。

以前他也是不得入內的人，不過進到學生會打雜後他也有了特權，只要周利信批准，就可以自由出入任何地方。有時候沈晴弘不明白，學生會裡看來都是非人類，還個個身懷絕技，就他一個普通人為什麼能留下？雖然他的工作只是打雜，但要找雜工也不是非得找他不可吧？

他邊走邊想，在快要到游泳池門口的時候，正好看到杜遙從裡面走出來。

「學長？」沈晴弘沒想到在這裡會遇到他。

杜遙微微一笑，「小弘。」

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在他的印象中，杜遙是從來不下水的，甚至是不怎麼喜歡水。杜遙沒回答，反問道：「你來找祁紹？」

「嗯，」沈晴弘點頭，「今天晚上舍監要進行大檢查，每個人都必須待在寢室，所以我來找他回去。」

他們這棟樓的舍監據說很嚴厲，雖然他只在搬宿舍的那天見到過一次，戴著眼鏡看上去挺斯文的。

「其實你不用來找他也可以，這種時候他都會乖乖回去的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他雖然看起來不太可靠，但關鍵時刻還是知道輕重的。」杜遙又解釋了一下，他對祁紹的了解自然比沈晴弘多，甚至可以說比任何人都多。

既然他這麼說了，沈晴弘看了一眼近在眼前的游泳池的大門，問：「那我還進不進去啊？」

「去吧。」杜遙說，「也許會看到有意思的事。」

不知道有沒有聽錯，沈晴弘竟然覺得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有點調皮的味道，不過最終還是聽了杜遙的建議，進了游泳池大門，怎麼說也是傳說中的特殊場所，去見識一下也好。

裡頭看來有兩層樓，一樓的泳池裡有十幾個人正在訓練，一個個在水裡游得飛快，沈晴弘目光在游泳池裡仔細找了找，並沒有看到祁紹，於是上前問了一下，

有人告訴他祁紹在樓上的泳池。

他找到了往上的樓梯，沿著走上去。

二樓比一樓更加安靜，他走在長長的走廊上，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錯覺，不遠處好像隱隱約約傳來水聲。

他繼續往前，找到通向游泳池的門，推開門，眼前只見一片海藍色。

偌大的游泳池上面是深藍色的天花板，映得整個牆面彷彿海水一般，泳池正中央的水道裡，一個身影正快速朝他這邊游過來。

他知道祁紹游速很快，但是每次看到還是會驚嘆一番，這人簡直像一條魚，待會他下身露出來會不會是條尾巴？

剛想到這裡，祁紹突然停了下來，在他身後有什麼東西「嘩啦」一聲從水裡揚了起來，帶起一陣水花之後又落了下去……

沈晴弘見狀徹底呆了，他是眼花了吧？

第二章 老師果然不能信任？

祁紹一抬頭，看到沈晴弘站在不遠處，眼珠瞪得都快要掉出來，嘴也張得老大忘了合，忍不住笑了。

雖然祕密被發現，祁紹並不緊張，他雙臂在水中輕輕划動著，笑著問：「幹麼一副見到鬼的表情？」

他何止是見到鬼，見到鬼也不會這麼驚訝好嗎。

「你……」沈晴弘顫巍地伸出手，「你，你身後……」

「哦，」祁紹笑了，再次將尾巴露出水面，還晃了兩下，「這個啊？」

這次沈晴弘徹底看清楚了，那是一條墨綠色的魚尾，鱗片清晰可見還帶著一點螢光，是非常漂亮的顏色，尾鰭是接近透明的藍綠色，漂亮得宛如一件藝術品……卻長在一個男人身上。

他腦子裡浮現出某個傳說中的種族，卻都是貌美的女性，像祁紹這樣的連想都沒想過。「你是……人魚？」

祁紹笑了，上身輕輕從水面躍起，姿態優美的朝他游了過來。

沈晴弘見過他游泳，速度快姿勢又好看，但此時他拖著魚尾游泳的樣子才是真的美到讓人移不開眼。

也許是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人魚，沈晴弘下意識往前走了幾步，而祁紹也游到了岸邊，上身靠趴在泳池邊緣，尾巴微微晃動著，抬起頭愜意地看著他。

「喂，看傻了？有這麼驚訝嗎？」他問，「你連鶴族的人都見過了，我這樣有什麼好怕的？」

沈晴弘吞了吞口水，「我不是怕，再說，樹上那傢伙是什麼樣我根本沒看清楚過，倒是你……」說話的時候視線一直盯著水裡那條尾巴，「是真的挺罕見。」

祁紹笑了起來，「雖然人魚一族也不多了，但鶴族還是更稀少一些。」

現在不是比誰多誰少的問題好嗎……沈晴弘乾脆整個人蹲在泳池邊，想近距離看看，心情比小時候去水族館被請上台摸小海豹還激動。

很久沒被這樣參觀了，祁紹笑著問：「要不要摸一摸？」

呃……沈晴弘看了他一眼，又看著那條活靈活現的尾巴，「還是算了。」他還沒做好心理準備。

祁紹仰頭朗笑出聲，轉身靠著泳池，雙臂搭在岸上，很悠閒地用尾巴一下一下拍著水。

等沈晴弘看得差不多，好奇心被滿足了，這才開口發問，「學長你平時經常這樣游泳？」

「偶爾，時間久了怕自己越來越不習慣原來的樣子，所以會抽時間變回來游一會兒。」比起魚尾巴，他還是比較喜歡現在的兩條腿。「尾巴是在水裡好看，在陸地上還是雙腿實用。」祁紹用手指梳了梳頭髮，抬頭朝沈晴弘眨了眨眼，低聲說：「雖然我經常用的是『第三條腿』。」

沈晴弘明白這句話的意思，男人之間的玩笑，換作平時他還可能跟著唱和兩句，但此時的他完全沒這個心思。

他想過學生會裡的人可能都不是普通人，但沒想到竟然還有人魚這麼稀奇的，想起之前見到過杜遜的翅膀，他不禁好奇其他人到底是什麼？

見沈晴弘好一會兒沒出聲，祁紹抬頭看他一眼，突然狡黠地笑了笑，「小弘，你有沒有聽過吃人魚的肉可以長生不老？」

「啊？」沈晴弘一愣，下意識搖搖頭，「沒有。」想了想，才小小聲地問：「真的可以？」

祁紹揚起嘴角，稍稍湊近他，「如果你想試試的話，我倒可以犧牲一下，不過，你拿什麼補償我呢？」

沈晴弘想想還是算了，一來，他不怎麼喜歡吃魚肉，二來，對所謂的「長生不老」還真不感興趣。

人啊，活一輩子就已經夠了。

「不用了，我還是把這輩子過好就行了。」沈晴弘伸手撥了一下水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錯覺，總覺得水溫似乎有點低。

祁紹微微一笑，沒說話。

「不過想想還真有意思，副會長是在天上飛的，學長你是在水裡游的，好像……」他突然頓住，沒繼續往下說。

「好像永遠也不會交集是嗎？」祁紹卻接了下去，語氣聽不出什麼情緒。

完了，他好像說錯話了。沈晴弘有點尷尬地收回手，覺得自己好像揭穿了什麼不得了的事。「學長，我……」

「你說的沒錯，我和他就像海鳥和魚一樣，」祁紹仰起頭看著頂上的碧藍色，喃喃自語的說：「一個在天上，一個在水裡，彼此能看見卻永遠碰不到。」

沈晴弘覺得他的話並不是字面上聽起來那麼簡單，可為什麼有這種感覺他也說不出來，總之就是哪裡怪怪的。

「學長，你對副會長……你們是不是……」他不知道能不能直白的問。

祁紹明白他的意思，卻只笑著反問：「你覺得呢？」

是你單方面對副會長進行言語和身體上的騷擾吧？沈晴弘在心裡吐槽。

「好了，我們去學生會吧，不然會長大人又要囉唆了。」說完，祁紹雙手撐在岸上，「嘩啦」一聲從水裡出來，下半身已不見尾巴，而是赤裸裸的……

沈晴弘「噏」的大叫，差點一屁股坐到地上，「你先把內褲穿上啊！」整個游泳池頓時響起祁紹性感爽朗的笑聲。

祁紹和沈晴弘一前一後進了學生會，周利信像往常一樣坐在辦公桌前，正飛快寫著什麼，除此之外再不見其他人。

「小弘，把桌上的信全部貼上郵票，小心些不要弄髒了，明天早上八點之前寄出去。」周利信頭也不抬地說。

「是……」沈晴弘越來越有身為雜工的自覺，嘆了口氣認命地走過去，在一堆足有半公尺高的信前坐下，開始一張一張貼郵票。

而祁紹則是左右看了一眼，像是在尋找什麼人。

「小遙今天不會來了。」周利信平聲說，「他班上有事。」

祁紹也不否認自己是在找杜遙，「是嗎？那張師父呢？」

張道陵成天開壇作法、降妖除魔的，祁紹都戲稱他為張師父，最近沈晴弘也這麼叫了。

剛問完門就開了，張道陵風風火火地衝了進來。「大家好！」他的聲音比平時還要中氣十足，看樣子心情不錯。

「你又遲到了。」祁紹笑著說，隨後皺了皺鼻子，露出一絲嫌棄，「你這一身香燭味，就不怕別人懷疑你是幹什麼的嗎？」

張道陵瞪他一眼，「香燭味怎麼了？我就是幹這個的啊，倒是你……」他湊到祁紹面前聞了幾下，「覺悟吧，香水噴再多也掩不住你身上的魚腥味。」

「臭小子！」祁紹一把勒住他的脖子，兩個人笑鬧成一團。

「再吵就把你們扔出去。」周利信突然說了一句，聲音不大但氣勢十足。

祁紹和張道陵相互看了一眼，後者吐了吐舌頭，立刻分開。

沈晴弘則是從頭笑到尾。

杜遙不在，周利信把一些工作交給了祁紹，雖然這傢伙平時吊兒郎當的，還經常神龍見首不見尾，但正經起來還是很能幹的，就見他收起玩笑心思，和周利信兩個人開始討論下學期的社團預算。

「我來幫忙。」張道陵則坐到沈晴弘旁邊跟他一起貼郵票。

沈晴弘突然想到自己最近作的夢，開口問道：「張師父，你會解夢嗎？」

「解夢？」張道陵抬起頭，饒富興致地看著他，「我的確是有接解夢這個業務，你夢到什麼了？春夢就不用解了，一般都是慾求不滿憋出來的。」

沈晴弘無語了，「啪」的一聲把郵票重重貼到信封上。

「哎呀，說嘛說嘛，又不會收你的錢。」張道陵伸手推了他一把。

看著手裡的信封，沈晴弘猶豫了一下說：「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，就是老夢到同一個場景……」

張道陵挑眉，「繼續說。」

「夢到同一個地方、同一個人，我看不清他長什麼樣子，他也不說話，就這麼站在那裡……然後就沒了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

沈晴弘點頭。

張道陵摸了摸下巴，「夢反應人的潛意識，你這種就是……」

「是什麼？」沈晴弘馬上打起精神專注聆聽。

「白天閒著沒事，夜裡胡思亂想。」他嘿嘿笑道。

「滾！」沈晴弘咬牙切齒。

夢是解不出來了，兩人遂一邊動手貼郵票一邊閒聊，不遠處的周利信和祁紹也在低聲討論，表情都很嚴肅。

沈晴弘偶爾看他們一眼，覺得男人認真起來的樣子還真的是很帥。

將近半小時之後，張道陵舒了口氣，「終於弄完了。」

沈晴弘吹了吹最後一個信封上的郵票，確定膠水乾了之後也跟著鬆了口氣，放下之後抬頭問：「會長，弄好了，還有別的事嗎？」

周利信轉頭看了他們一眼，「辛苦了，你們可以回去了，別忘了把信拿去寄。」

「好。」沈晴弘站起來，對祁紹說：「學長，別忘了晚上大檢查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祁紹正在看資料，頭也不抬地朝他擺了擺手，「我會回去的。」

沈晴弘聳聳肩，收拾好東西正要走，張道陵突然問了一句，「小弘，你們班是不是來了個新老師？」

「是啊。」他點頭，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張道陵沒回答，只是低著頭蹙眉沉思。

這讓沈晴弘心裡有些不安，「到底怎麼了你倒是說啊。」一想到李源那前車之鑑，他忐忑地問：「難道他也不是人？」

這回張道陵有反應了，他抬頭看了看他，「那倒不是，不過還是要小心點，平時盡量少跟他接觸。」

「這難度也太高了吧，」沈晴弘抱怨，「他是我的導師，我怎麼可能不跟他接觸啊，而且大哥你把話說明白點不行嗎？這樣我很害怕啊！」

「哎呀，」張道陵撓了撓後腦杓，「你讓我說我也說不清楚，我一向只靠感覺……要不這樣吧，」他伸手在口袋裡掏啊掏，「我給你一張符，你帶在身上——」

「得了吧，你那些符的作用都是一次性的。」沈晴弘毫不留情的吐槽。

「一次性怎麼了？關鍵的時候難道不能救你的命？」張道陵不滿的反駁。

「對了，你上次賣給我們班女同學說可以減肥的符，她們都說沒效果，要找你算帳……」沈晴弘涼涼的道。

「我還有事先走了，各位明天見！」張道陵大吼完立刻往外衝，一溜煙就跑得不見影了。

沈晴弘算是見識到比他還摳門的了！

原欣美抱著一疊練習本走進教師辦公室，鳳凰學園的教師辦公室為兩人一間，乾

淨整齊還配有一個會客空間，環境非常好。

此時辦公室裡只有游清葉一個人，正坐在辦公桌前看書，察覺到有人進來，他抬起頭，看到是原欣美之後揚起嘴角微微一笑。

「游老師，我剛才遇到張老師，他要我把這些資料帶給你，他有事先去教務處了。」原欣美笑得燦爛。

游清葉微笑著點頭，「謝謝妳。」

原欣美走過去將資料放到桌上。

游清葉喝了一口氣，又問：「今天上課第一天，不知道你們對我的教學感覺怎麼樣？」

原欣美馬上點頭，「我們都很喜歡游老師！」說完又覺得似乎太輕率了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

游清葉輕笑出聲，「有妳這句話我就放心了。」

原欣美紅著臉低下頭，「那是老師教得好。」

「謝謝。對了，我剛剛在看學生資料的時候，發現妳和沈晴弘以前是同學？」

「對啊，」她點頭，「不只是同學，我們可以說是從小一起長大的，上學之後也幾乎都同班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游清葉眼底閃過一絲光芒，「你們感情真好。」

原欣美笑了笑，「是啊，那沒什麼事我先走了，老師再見。」

「嗯。」目送她離開辦公室後，游清葉臉上的笑意漸漸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異樣的平靜。

沈晴弘拎著貼好郵票的信從學生會出來，準備去校門口的警衛室，郵局的車每天都會來學園送信，通常全由警衛室代收再分送，同時他們也會取走需要寄出的信件和包裹。

然而等他到達警衛室，警衛卻告訴他郵局的車來得比平常要早一點，剛剛已經走了。

沈晴弘傻了，周利信說信明天早上八點之前要寄出去……沒辦法，看來他只能坐車下山跑一趟郵局了。

鳳凰學園規定學生平時不能隨意離校，但會為老師提供下山的校車，而學生會成員如果有特殊情況也可以申請，這是沈晴弘後來才知道的福利。

也不知道現在去還來不來得及？他抱著裝信的袋子飛快往停車場跑，想請負責值日的老師通融一下，明天再補申請應該沒問題。

結果到了停車場，要下山的校車已經不在了。

沈晴弘喘息未定地看著空蕩蕩的車位，心裡感到一陣挫敗，怎麼今天這麼不順啊？

正想著接下來應該怎麼辦，身後突然傳來汽車喇叭的聲音，他下意識往旁邊站，回頭一看，游清葉開著一輛黑色的車緩緩停在他身邊。

他降下車窗，朝沈晴弘微微一笑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老師，你怎麼還沒走？」

「有點事情耽擱了，你在等人？」

「不，」沈晴弘嘆了口氣，「我想下山辦事，結果校車已經走了。」

游清葉看了一眼他手裡的袋子，說：「正好，我要去外頭買些東西，一起去吧。」

「可以嗎？」沈晴弘高興的正要答應，突然想到張道陵告訴他最好別跟游清葉接觸，頓時有點退縮。

「當然可以，我就住在學校裡的教師宿舍，正好可以把你一起帶回來。」

這麼說來的確是再方便不過了。沈晴弘實在想不出拒絕的理由，又覺得可能是張道陵太敏感，於是說了句謝謝之後，便繞過車頭上了車。

游清葉緩緩發動車子朝學校大門開過去，副駕駛座上的沈晴弘偷偷看了他一眼，不得不承認這個男人真的很帥。

「老師你結婚了嗎？」他忍不住問了一句，純屬好奇。

「沒有。」游清葉回答得很乾脆。

沈晴弘點點頭，「也對，帥哥美女一般結婚都比較晚，像老師你這樣的肯定想再自由個幾年。」

游清葉輕笑出聲，沒說什麼。

這時沈晴弘突然皺了皺眉，「這個味道……」他對車裡的味道有些在意。

「怎麼了？」游清葉問，「是我自己配的香料，我不太喜歡外面賣的汽車香水，所以一直自己做，不好聞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事實上沈晴弘覺得挺好聞的，而且讓他有種莫名的感覺，很熟悉、很安心。

車子駛出鳳凰學園上了山路，此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，公路兩旁的路燈也亮了，游清葉車開得很穩，但是卻不怎麼說話，沈晴弘覺得這樣的氣氛實在太壓抑，於是想盡辦法找話題，從他的興趣愛好問到為什麼來教書，又說了自己在學生會打雜時的糗事，簡直是犧牲自己博他人一笑。

「老師你是哪裡人？」

游清葉看著前方，過了幾秒之後回答，「夜城。」

沈晴弘歪著頭，他沒聽過這個地方，「距離學校很遠嗎？」

「很遠。」游清葉肯定的答道，「雖然發展不怎麼快，但景色很好，是座古城，周圍還有很高的城牆圍著。」

沈晴弘愣了一下，表情有些奇怪。

「還有城樓，」游清葉又說，「從小我就喜歡爬到城樓上玩，大人們都說那很危險，叫我別上去，但我就是喜歡站在高的地方。」

靜靜地聽著他的話，沈晴弘腦中開始浮現一個異常熟悉的畫面，他記得，那是他夢中的畫面……

「小弘？」游清葉喚了他一聲，「怎麼了？」

沈晴弘陡然回神，趕緊笑了笑說沒什麼，「你剛才說的一定是個很漂亮的地方。」

游清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「是啊，非常漂亮。」

下山的路不算短，游清葉開得也不快，沈晴弘看著窗外的風景，可能是四周太安靜了，他漸漸覺得眼皮很沉，睏意不斷襲來，終於忍不住閉上眼睡了過去。

幾分鐘後，車子在路邊停了下來，熄了火，游清葉一動也不動地看著前方好一會兒之後，緩緩轉過頭看著沈晴弘，眼中漸漸露出一絲興奮。

「終於找到你了……」他閉上眼，長長地吐出一口氣，像是在壓制喜悅，最終卻還是忍不住大笑出聲。

笑聲在車子裡迴盪，沈晴弘卻一點反應也沒有。

停住笑，游清葉看著沉睡中的沈晴弘，溫潤謙和的氣質全然消失，此時的他表情陰冷，眼神中更是充斥著戾氣。

他伸出手撫上了沈晴弘的臉頰，指尖在那顆淚痣上輕輕撫摸著，「不管轉了幾世，你的這顆淚痣倒是一直都沒變。算了你的轉世時間、可能出現的地方，這一世從你出生那一刻開始，我足足找了你十七年，真是讓我好找啊。」突然，他握緊拳頭，冷冷一笑，「不過一切都是值得的……」

幾百年算什麼？陰曹地府、十八層地獄又算得了什麼？他還不是回來了！

擰起眉，他目光陰狠地抬頭盯著前方，「這筆債我絕對會討回來……」片刻之後又回過頭看著沈晴弘，「至於你……」他笑了笑，手緩緩向下掐住沈晴弘的脖子，五指越收越緊，直到昏睡中的沈晴弘皺起眉，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，他才陡然鬆開了手。

看著慢慢恢復平靜的沈晴弘，游清葉眼神清冷，低聲說：「好歹你我相識一場，我不會讓你走得太痛苦……」